

國學小叢

龔定盦研究

朱傑勤著

著者 朱傑勤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龔

定

盦

稿

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再版

◆(90334)◆

國學叢書 龔定盦研究 一冊

定價國幣叁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

著 者 朱 傑 勤

主 編 者 王 雲 五

上海河南中路

發 行 人 朱 經 農

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小 叢 書

廣

自序

四年前，余有清代學術史之纂，將以補江藩、漢學師承記及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之闕，乃遴選若干清代碩儒，爲研究之對象，或作或輟，積稿盈筭。去歲廣州淪陷，此稿被焚，幸其中有一部分關於龔定盦者，以早在各學術刊物發表，竟得略約保存，痛定之餘，吾爲此懼，意欲印爲專書問世，俾區區此編，不再罹文字之厄也。

龔定盦爲清代思想啓蒙運動之一領袖，清末維新派如康、梁之徒，及民國以來革命諸鉅子，受其影響者甚多，文筆振世，猶其小焉。定盦博學，不名一家，然彼夙治公羊家言，公羊書中，固多非常可怪之論，所以定盦遂爲一般平庸之學究視爲怪人，而古文派認其爲今文派而大肆攻擊也。定盦文章，氣象萬千，凌紙怪發，其散文爲清代第一人，乃竟爲抱殘守缺，依竹附木的文人自爲野狐禪；定盦立身制行，孝悌仁慈，徒以反抗虛僞之社會，乃被以禮文姦者目爲暴徒，不衍禮義，何恤人言，在定盦可率性而行，而腐儒多一孔之論矣。世之知定盦者，多愛其文學，而文學一科，正定盦之末技，而彼又

不欲以此名家也。

此編文凡六篇，皆論定盦最擅長之學術，而又鈔人道者，此外各科，在定盦則爲涉獵，在世間則人所共知，恕不具論。甯缺無濫，取精用宏，雖非其倫，不敢不勉，補遺糾謬，敬俟高明。

朱傑勤序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七日

目錄

自序

一	龔定盦別傳·····	一
二	龔定盦之革命思想·····	九
三	龔定盦之掌故學·····	三四
四	詩人龔定盦·····	五四
五	龔定盦之史地學·····	一〇九
六	龔定盦之金石學·····	一六三

龔定盦研究

一 龔定盦別傳

龔定盦之死（西紀一八四一），距今將有百年，已成爲異代之人矣。但其文集在我國文學界中，早已成爲名著，其名字亦當爲時人所熟知，現在國內各大書店，競將其全集翻印，文能壽世，定盦其不死矣。定盦當時固巍然爲文士之代表，思想界之領袖，且爲世界大散文家之一。其文章之魔力，直訴吾人之知覺，如感電焉。其文章之技術，縱橫百家，出入三乘，立意命辭，自出機杼，如行雲流水，來去無蹤，令人不可捉摸，驚才絕艷，曠代一人，遠非桐城派諸人所及，桐城派諸人，祇能遠窺史漢，近接歸（有光）、唐（荊川）及其末流，平淡沓洩，而定盦已能與先秦諸子相上下矣。吾人讀其文者，玩索既深，則定盦之思想行事之怪特，如在目前，因其文最能代表其個性。定盦至今，仍無詳細之專傳，

而稗史所載，信口雌黃，以筆隨人，全無負責，間有捏造事實，污他名節，以致一代奇士，淪於正人君子之口，亦一不平之事也。余雅愛定龔，以其性情雖偏，而品行無虧，精神有紀律，形骸無紀律，終其一生，不過率性而行，並非放僻邪侈也。忍俊不禁，略記其生平，爲異代之契。

仁和龔定龔以乾隆五十七年（西紀一七九二）生於郡之東城馬坡巷之一舊宅中，其祖父歸田時所買者，呱呱墮地之時，聲如洪鐘，目閃閃如電，見者知爲偉器。其父麗正先生愛之甚至，母段氏爲小學家段玉裁之女，淑質精文翰，定龔之生而聰敏，實得自胎教爲多。定龔一生，富於情緒，一生全受靈感所激動，他之文學作品，亦多由靈感而來。自謂：「我生受之天，哀樂恆過人，」是也。他雖爲心地寬厚，感覺敏銳之人，但其性格反被變態的及狂放的心靈所支配。故其童年，雖活潑可愛，然往往感着精神上的恐怖。定龔小時，每聞斜日中錫簫之聲，則心神爲癡，其母立以棉被覆之，依偎之，但夜夢猶呻吟投入母懷也。及其壯盛，此病猶未止。定龔小時教育，得力於家庭爲多。其母固才女，口授定龔 吳梅村詩。其父亦浙中有名學者，家學淵源，有所憑藉。定龔十一歲始從宋先生（璠）游，事親以孝。十二歲從外王父段玉裁先生問學，得力尤多，其於小學一道，可謂入室。嘗有詩云：「張杜 西京

說外家，斯文吾述段金沙，導河積石歸東海，一字源流莫萬譚。」（己亥雜詩之一）蓋定齋實能傳玉裁之學，非自誇也。「夫解經莫如字，解字莫如經，」以小學治經，其經學可信。高郵王引之嘗云：「夫三代之語言，與今之語言，如燕越之相語也。吾治小學，吾爲之舌人焉。其大歸曰：用小學說經，用小學校經而已。」（定齋文集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）定庵之期向，亦在於此。段玉裁亦亟稱之。段玉裁經韻樓文集懷人館詞選序有云：「仁和與自珍者，余女之子也，嘉慶壬申（嘉慶七年西紀一八〇二）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。自珍見余於吳中，年纔弱冠。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夥，間有始經史之作，風發雲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」少年卽爲長老傾倒如此，其根柢固自不凡矣。然定齋之敬仰其外祖父，非徒慕其學，且欽其品。蓋段公最孝，七十喪親，如孺子哀，八十祭先，未嘗不哭泣，八十時讀書，未嘗不危坐，坐臥有尺寸，未嘗失之。可謂內行完備。定齋人格，受其影響最深。定齋一生，最篤於倫理，集中憶親感舊之作，隨處可見，雖其爲血性中人，家風淳樸，然亦當與其所學有關。定齋亦曰：「小學者弟子之學，學之以待其父兄師保之側，以待父兄保師之顧問者也。孔子曰：入則孝，出則弟，有餘力以學文。學文之事，求之也必勛，獲之也必剏，證之也必廣，說之也必澀。不敢病迂也，不敢病瑣

十七，晚矣不及瞻前修。外公門下賓客盛，始見臧（在東）顧（子述）來哀哀。奇才我識憚伯子，絕學我識孫季逵。最後乃識掌故趙（味辛），獻以十詩趙畢酬。三君折節遇我厚，我益喜遂常人游。乾嘉輩行能悉數，數其派別徵其尤。易家人人本虞氏，愍緯戶戶知何休。聲音文字各窺奧，大抵鐘鼎工冥搜。學徒不屑譚賈孔，文體不甚宗韓歐。人人妙擅小樂府，爾雅哀怨聲能遒。近今算學乃大盛，秦西客到攻如讎。常人倘欲問常故，異時就我來諮諏。勿數耄耋數平輩，蔓及洪（孟慈）管（孝逸）莊（卿山）張（翰風）周（伯恬）。其餘鼎鼎八九子，奇人一董（方立）先卽邱。所恨不識李夫子（申耆），南望夜夜穿雙眸。曾因陸子（祁生）屢通訊，神交何異雙綢繆。……」

吾人讀此，可見其師友之一斑，至其詳情，余別有定盦學侶考載之。其對於先輩，執禮甚恭。少年之時，飛揚跋扈，中年亦自悔其輕薄。其交友常披肝膽相示，其一生得力於朋友爲多，故其游蹤所至，到處逢迎，半生飄零，不虞困厄。嘗有詩云：『黃金脫手贈椎埋，屠狗無惊百計乖，僥倖故人仍滿眼，猖狂乞食過江淮。』（己亥雜詩之一）亦仗義疎財之好報也。定盦本是一善於花錢的人。『結客五陵英少，脫手黃金一笑。』又『願得黃金三百萬，交盡美人名士，更結盡燕邯俠子。』則與杜陵之廣廈萬

問何異。袁枚之詩云：『英雄第一開心事，撒手千金報德時。』可知從來英雄奇士，斷無不以朋友爲性命，金錢如糞土者。

定盦性既任俠，自命不凡，懷抱利器鬱鬱不伸。自稱是『終買華年氣不平。』自贊是『何敢自矜醫國手。』自嘆是『書生挾策成何用。』自傷是『祇今絕學真成絕。』定盦是素嫻武略之人，自稱是『我亦陰符滿腹中。』他言裴駟史記集解之誤，爲孤虛圖表一卷，古今用兵孤虛圖一卷，所謂『軒后孤虛蹤莫尋，漢官戊己兩言深。著書不爲丹鉛誤，中有風雷老將心。』是也。他又留心於西北邊務，爲西域置行省議、東南罷番舶議兩篇，目光如炬，可以實行，非鄭樵、陳同甫之流可比，但當軸不能從，而定盦遂有文章誤我之嘆矣。定盦雖是熱中，但亦不失爲志士，常欲奮志功名，爲一代獨開生面，自謂：『少壯心力殫，匪但求榮仕，有高千載心，爲本朝瑰璋。』其自待已不淺。或以爲定盦露才揚己，無病呻吟，不知此正定盦之關心世道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也。他爲一詩，以訴其志。

『黔首本骨肉，天地本比隣，一髮不可牽，牽之動全身。聖者胞與言，夫豈夸大陳，四海變秋氣，一室難爲春。宗周若蠢蠢，嫪緯燒爲塵。所以慷慨士，不得不悲辛。看花憶黃河，對月憶西秦，貴官勿

三思，以我爲杞人。（雜感）

定盦抱瑰奇瑋麗之才，有攬轡澄清之志，於是國勢阽危，民生耗敗，外交棘手，人材空疎，故留心經濟，以應時艱，但當時朝野，皆懵於事機，儉安自大，對於積極建設與改革，憚煩不爲，無復與有同情者。程秉鈞詩云：『一蟲獨營誰同覺，萬馬無聲病養癰。』實足爲定盦惜也。

定盦以書學六朝，不知館閣體爲何物，既中禮部試，殿上三試三不及格，不入翰林，考軍機處不入直，考差未嘗乘輅車，供職祠曹，潦倒卑官。其有詩云：『促柱危弦大覺孤，琴邊倦眼眊平蕪，香蘭自判前因誤，生不當門也被糊。』亦自悼也。定盦於是心灰意冷，收拾狂名，從來豪傑下場，非逃於醇酒婦人，卽皈依佛教，或躬耕隴上，而定盦皆有此想。『栽花鄭重看花約，此是劉郎遲暮心。』『若使魯戈真在手，斜陽祇乞照書城。』可見其有隱志矣。嘗欲購田六畝，爲三徑之資，有老我鋤邊，避君匿笑之語。『隨身百軸字平安，身世無如屠狗寬。』居然欲隨漁樵以老。而在他方面，又未忘情於醇酒婦人也。『設想英雄垂暮日，溫柔不住住何鄉。』蓋鎮物矯情，不失其英雄本色。讀者亦須憐其失志，有託而逃也。其詩又云：『少年攬轡澄清意，倦矣應憐縮手時，今日不揮閒涕淚，渡江祇怨別蛾眉。』道

學先生必以其價薄，爲不可救藥，不知此是一種反動，一種有激而爲之心理表現也。彼初從江沅先生學佛，深究華嚴，一意逃禪，力求擺脫。『幸掩却禪關，不聞時事，一任天涯陸沉朝與市。』某生謂其『所至通都大邑，雜寶滿戶，則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態。其客導之出遊，不爲花月冶遊，則訪僧耳。』知其選色談空，猶存結果。其後卒於丹陽，死事不明，相傳爲仇家毒斃，事涉曖昧，未可詳也。定齋一生，女友頗多，其中豔遇，實有一二。而青樓妓女，不少與之有齧臂盟者。定齋元配段宜人，爲段玉裁孫女，嫺習詩禮，二十年繼配何宜人，何宜人字去雲，山陰人，亦雅知書翰，性情亦與定齋相匹。其女友歸珮珊所稱『國士無雙，名姝絕世』者也。定齋對於才調縱橫之女性，不惜當筵倒拜。定齋之審美，以康健爲標準，尤反對纏足，尤爲社會之改革家，與袁枚相伯仲也。

定齋一生不畜門弟子。治學則尊德性道學問，而於當時盛行之考訂，則嫌其瑣屑，不復置道，以爲非通人所爲。溝通漢宋，不立門戶，是其長也。詩則宗仰吳（梅村）、陸（放翁），詞則出入蘇（東坡）、辛（棄疾），皆非其至也。

知人論世，來者難誣，卽此短文，亦客觀之敘述耳。

二 龔定盦之革命思想

一

言清季革命思想不能遺龔定盦（1792—1841）猶之言我國文字之起源不能不述結繩制度也。清末一般所謂維新人物如康有爲、譚嗣同、梁啓超等及南社諸君大都瓣香龔氏，或間接受其影響者；雖取徑不同，而淵源有自，證據具在，良不可誣。張維屏謂近數十年來，士大夫誦史鑑，考掌故，慷慨論天下事，其風氣實定公開之。殊屬定論。蓋能知夷夏之防限，社會之進化，非讀史不爲功，而定固濡染史學至深者也。其才調思想，迥不猶人，且當時中國尙閉關自守，風氣未開，明夷夏之防，卽知復仇之義，觀專制之酷烈，卽知革命之當倡。一通人而具有革命思想，殊不足怪，蓋其時革命之觀念，尙未如今者之複雜也。清代之革命思想，固導源於黃梨洲、呂留良，然中經君主之摧殘，幾無復燃

之希望，至宣統時代，始有人爲之表章，而龔定盦一出，而清朝已呈衰象，岌岌可危，彼亦巧於心計，雖有排滿之思想與文字，亦如帷燈匣劍，掩抑而已，初不授人以可乘之隙，故其一生未受政府之仇視，蓋深於應世而巧於謀己者耶！其革命文字不多，而寓意又至巧，然其思想淵淵，筆風甚峻，龔人於不覺。梁任公謂讀其文如受電，其魔力可知，宣傳革命之文字，最宜富於激刺性，龔氏當之，宜其風靡一時，而潛播其革命種子矣。吾敢爲一語，似非誇侈，中華民國革命之告成，龔氏亦頗具一臂之力。雖然，龔氏之行事，已不盡可考，革命行動，可謂絕無，而其寄於文字之革命思想，又微而難覩，蓋專制時代，言論絕對不能自由，欲免誅鋤，而又欲作不平鳴者，惟有於言外見意而已。故其集中，初不見一反動文字也。後人或言過其實，謂龔倡極端排滿主義。有日人號是非閩人者，著清季佚聞，謂龔嘗發怪論云：『以國授滿人，不若剖分之以贈西人爲快。』未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。龔氏生時，清廷勢力猶未十分崩潰，民族運動，尙未發端，明哲保身，豈宜出此，然則尙論之士可不謹其所發也哉！龔氏余素所服膺，自問童時亦頗受其影響，今欲將其革命思想，抉出評述，俾知清代革命思想家，尙有卓卓如定盦者，爲吾人生色，侃侃而言，吾知必有笑其阿好而附會者矣。願垂教焉。

今請先言革命之真義。普通以爲革命就是革故鼎新，凡打破舊環境，創造新環境，都爲革命。此種定義，嚴格而言，猶不免稍涉空泛，蓋新者未必佳，而舊者亦未必劣，以新易舊，未必盡合於理，故余以爲革命二字應爲：

『凡要推翻一種不良或不適合的學說、制度、或事物，而重新創造一種更良好更適合的學說、制度、或事物，就是革命。』

詳言之，革命是環境造成者，而不能改造環境，則不成爲革命。所以革命之起點，乃由舊環境之不真美善，而革命之終點，則在造成一真美善之環境耳。故必有革命，然後社會始得進步。但革命之思想亦非盡人而有。惟熱血青年，愛國志士，有清晰之頭腦，有澈底之主張，及正義之目的，始能當之，醉生夢死之流，鷄鳴狗盜之輩，談不到革命二字也。但使政治修明，社會安樂，而革命思想又不能容易發生也。使定齋生於康熙極盛時代，而又早年得志，位尊多金，世受虜恩，心滿意足，則方歌功頌德之不